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

L'après-midi de Monsieur Andesmas

Marguerite Duras

Marguerite



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

L'après-midi de Monsieur Andesm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Marguerite Duras

王道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/ (法) 杜拉斯 (Duras, M.) 著;
王道乾译,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5.7 (2005.12 重印)
(玛格丽特·杜拉斯作品系列)
ISBN 7-5327-3672-5

I. 昂... II. ①杜... ②王...
III. 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7702 号

MARGUERITE DURAS

L'après-midi de Monsieur Andesmas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62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5-145 号

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

L'après-midi de Monsieur Andesmas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道乾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周 冉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3.875 插页 4 字数 55,000

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327-3672-5/I · 2084

定价: 16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印厂联系调换



前不久我买得一处房屋。所在地点十分佳美。让人觉得就像是在希腊一样。房屋四周的树木也都归属于我。其中有一株树巨大无比，在夏天，绿阴如盖，我不会以溽暑为苦了。我要找人修筑一座露天平台。黄昏时分，在平台上，我将眺望希腊夕照……

在这里，在某些时刻，阳光是纯一而绝对的，把一切都照得通体分明，是多重性的，同时又是准确无误的，猛烈地射向那惟一的一个目标……

——一九六〇年夏日听到的谈话

第一章

它是从那条山路左侧走过来的。它窸窸窣窣 穿过矮小灌木和荆棘丛，来到山岗上这个地界，这里全部覆盖在树林之下。这里就是山上平台的边缘。

这是一条棕色的狗，身个儿小小的。它肯定是从另一侧山坡那些小村镇上跑来的，从那边上来，翻过山顶，约摸有十公里路程。

山的这一侧，猝然断陷，十分陡峭，下面就是平原。

这条狗急步从山路上窜下来，待到沿峭壁而行时，立刻换成缓慢的碎步。它嗅着浮在平原上空醉人的阳光。这平原上，在村镇四周，都是庄稼地；这个村镇有许多条大路向地中海一处海边伸展过去。

屋前有一个人坐在那里。那狗没有立即看见那个人。

这是它从山那边远处那些小村镇跑来的路上仅有的一处房屋。坐在屋前那个人正在望着前面一片空无所有、只有一群群飞鸟有时横空掠过、闪耀着阳光的空间。它蹲下来，又热又倦，气喘吁吁。

多亏停下来喘息一下，它觉得它并不是完全孤独的，它后面有一个人出现，它的孤独就给打破了。昂代斯玛先生坐在柳条椅上，椅子随着他吃力的呼吸节奏发出悠悠缓缓的轻轻响声。这种具有独特规律的节奏是骗不过那条狗的。

它掉转头来一看，发现有人在，它的两个耳朵一下竖了起来。它已经跑得很累，这一来累也不见踪影了。它仔细打量着那个人。自从它长大可以满山跑来跑去，山上的来龙去脉都熟悉了解，屋前这个平台它当然是一清二楚的。总不至于因为年老，除开别的房主，连昂代斯玛先生也认不出。在它通常在山上走过的行程中，这里有那么一个人出现，这还是第一次也说不定。

昂代斯玛先生坐在那里不动，他对那条狗既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，也没有显出什么友善。

狗以一种带有静观意味的固定方式朝他看了一会儿。这种不期而遇，使它有点畏惧。它觉得自家是负有义务

的，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，所以它垂下耳朵，摇着尾巴，朝昂代斯玛先生走近几步。这一番用心，在人那方面没有引出任何相应的表示，它随即放弃再做努力的打算，趁着还没有触及到人，急忙止步，站着不动。

一阵倦意又袭上身来，它又喘起气来了；接着，掉过头去，穿过树林走了。这一回是奔村镇那个方向走了。

它大概每天都到山上来，寻找母狗，或者找食吃；它大概一直要跑到西坡三个小村子那边，它大概每天下午都要兜这么一大圈，沿途搜索各种意想不到的获取物。

“母狗，臭垃圾，”昂代斯玛先生心里这样想着，“这条狗我总是看到它，它有它的习惯。”

这条狗也许想要喝水，应该给它一点水喝，应该让它穿过森林、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跑过长途旅程，在这个地方给它一点安慰，在可能的限度内，也应当让它艰苦的生活得到一些便利。从这里走去，一公里之外，有那么一个水塘，它肯定可以在那里喝水，不过水塘里的水不好，不干净，水让杂草的浆液浸得浓厚浑浊。那里的水必定是发绿的，粘搭搭的，蚊虫孳孳滋生，不卫生的。对这条渴望天天都活得快活的狗来说，需要有很好的清水给它喝才是。

瓦莱丽会喂它喝水的，在它经过她住的房子的时候，瓦莱丽会给这条狗喝水的。

它又转回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它又一次穿过平台，平台前面是悬崖，正对着天空。它再一次打量着那个人。这一回，那个人向它做出好意的表示，尽管如此，它也不想靠近他。它慢慢掉头走开，是再也不打算回头了，这一天，就这样走开了。它沿着惯常穿行的小径，在飞鸟飞行的高度上向着灰蒙蒙的空间，一溜烟地走了。它走在山崖怪石嶙峋之上，步态尽管那么谨慎小心，它的指爪抓在岩石上嚓嚓有声，在附近的半空中，它曾经在这里走过，留下了记忆的痕迹。

这里的一片森林深远浓密，荒无人迹。林中空地也难得见到。惟一一条从林中穿过的山路——就是那条狗沿着走下去的那条路，在这里这处房屋后面，猝然转弯。所以狗沿路转过去立刻就消失不见了。

昂代斯玛先生抬起手来，看看他的表，已经是四点钟。所以这条狗经过这里的时候，米歇尔·阿尔克照原来约定的时间还未见来，已经迟误了。两天前他们两人相约，讲定时间，到这里平台上见面。米歇尔·阿尔克说四

点差一刻来，说这对他是适宜的时间。现在已经四点了。

昂代斯玛先生把手放下，坐着的姿势变动了一下。柳条椅格格的声音更响了。接着，他那坐在椅子里的身躯，才又恢复了有规律的呼吸。刚才走过一条橙黄色的狗，印象在记忆中已经变得模模糊糊，影影绰绰了，只有他那个七十八岁高龄的肥硕躯体，此外一无所有。他那肥厚庞大的躯体在静止状态下，很容易变成僵硬笨重，所以昂代斯玛先生不时要在柳条椅上挪动挪动，变换变换位置。这样他才能坐着等待。

四点差一刻，这是米歇尔·阿尔克说的。季节还是很热的，与别的地区相比，这个地方夏季午睡歇晌的时间无疑要长一些。昂代斯玛先生的午睡时间，不论是夏季、冬季，一向都按医疗保健要求严格保持同等的时间。所以他不会忘记别人也要歇晌，尤其是星期六的午睡，在村里广场各处的树阴下睡个午觉，睡得很实，有时还特别喜欢睡在屋里。

昂代斯玛先生曾经对米歇尔·阿尔克解释过：“那是为了修筑这里的露台，露台要俯瞰下面的山谷、村镇和大海。露台修在房子的另一面，那没有什么意思，修在这一

边才对。只要露台建造得美观、牢固，而且宽大，需要花费多少，我都准备照付。当然，在原则上，这，阿尔克先生，您肯定是明白的，我想提出一份预算。自从我女儿瓦莱丽希望有这样一个露台，从那一刻起，一笔不小的款子我就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过，预算还是有必要，这您是明白的。”

米歇尔·阿尔克是明白的。

瓦莱丽还要买下那边的水塘，那条狗刚才就在水塘边上歇脚。那也不在话下。

在这一片山林之间，只有这一处房屋，昂代斯玛先生前不久已经把它买了下来。这处房产连带庭院所占面积，包括山上最高处全部平面土地在内，这山上的平地沿山坡呈阶梯形层层下降，一直通到山下平原，村镇，直到海边。今天，海上风平浪静。

昂代斯玛先生住在这里村上已有一年光景。一年之前，他年纪是这样大了，理所当然应该罢手不要再辛劳工作，在悠闲清静中等待大限之日来临。他为瓦莱丽买下这处房屋，现在他亲自来看看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我的爱，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

丁香花开将永远永远花开不败

不知是谁在山下这样高唱。也许是午睡时间过了？也许是吧，午睡时间过去了。歌声无疑是从村镇上传出来的。不是从村里，难道会是别处？在下面村镇和昂代斯玛先生给他女儿瓦莱丽刚买下的这所房子之间，确实没有任何其他建筑物。

这里除开你这一所房屋之外，没有其他房子，任何建筑物也没有。以后，正因为这座房子归属于你，所以它就成了绝无仅有的了，即使换成别人，不论他是谁，也依然会做出这不可预料的事，用生石灰把它粉刷得雪白，掩映在这松林深处。

昂代斯玛先生曾经对米歇尔·阿尔克解释过：“我买下这所房子，主要因为在这一类房子之中它是独一无二的。请看，在它的四周，到处都是森林，只有森林。到处都是森林。”

那条山路，在距房屋百米远的地方，车辆就不能行了。昂代斯玛先生乘车上来的时候，也是到此为止，车辆

开到这里只好停下，这是一片林中空地，地面平平的，汽车开到这里，可以掉头。是瓦莱丽开车来的，后来，一掉转车头，又开车走了。她没有下车，也没有上来到这处房子里来，连那样的意愿也没有。她劝她父亲好好耐心地等待米歇尔·阿尔克，说等傍晚天清气爽——她并没有确定什么时间——她再来接他。

几天前，他们曾经在一起谈到这条山路，以及把整个这块地方，一直到水塘那边，全部买下来的可能性，那样的话，这条路就划归私有，除了瓦莱丽的朋友以外，别的人就不准通行。

昂代斯玛先生的朋友已经都不在人世，不存在了。水塘一经买下，就没有人来这里了。没有人来了。只有瓦莱丽的朋友算是例外。

她在山路溽热气氛中刚才还哼着唱着：

我的爱，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

现在，他独自坐在这张跷脚的柳条椅上，柳条椅是他刚才在那屋里一个房间里面找到的。天气热得很，她就好

像一点也不觉得热似的唱着：

丁香花开

可是他却吃力地爬到山上，照着她的意思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谨谨慎慎地走到平台上来。在别的一些什么地方，在一个清新凉爽的黄昏，或黑夜，也许她照样也唱着同样的歌。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她会闭口不唱？

将永远永远花开不败

他在向山上走的时候，歌声还可以听得到。后来汽车马达声把歌声冲乱。歌声减弱，声音听不清，随后零星片段还能让他听得见，接着，就空空然什么也听不到，声音消失了。等他上到屋前平台上，她的声音，她的歌声，就一点也听不见了，其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。同样，他那肥硕的身躯安坐在这柳条椅上，也颇费张致，费去长长一段时间。当他这么安坐下来，那就什么也听不到了，瓦莱丽的声音，她的歌声，甚至汽车马达声，都听不到了，真

的，任什么也听不到了。

昂代斯玛先生前后左右完全处在静谧不动的森林包围之下，那房屋也是如此，整个山岭也是如此。在树木之间，在浓阴密叶下，埋藏着各种声响，甚至他的女儿瓦莱丽·昂代斯玛的歌声也深深埋藏于其中。

是的，是这样。是山下的村镇从午睡中醒来了。从这一个星期六到下一个星期六，夏季就是这样过去的。舞曲声断断续续地从山下一直飘到山上平台这里。这就是工人度周末的一段憩息时间。昂代斯玛先生已不需再工作。别人可需要在繁重工作之余休息休息。从此以后，这可是别人的事了。昂代斯玛先生对他们只能有所期待，期待着他们的善意。

村镇上那照得白闪闪的矩形广场上，有一群人从中穿行而过。昂代斯玛先生只能看见矩形广场的一角。他无意站起来，走上十步，走到那条深沟前面，看看广场的全貌；站在那个地方，看广场可以一目了然，广场上一排绿色长椅，因为天气很热，空无一人，在那一排绿色长椅后面，瓦莱丽的黑色汽车停放在那里，他只要走上几步，瓦莱丽的汽车他就可以看在眼里。

那里刚刚有一场舞会在进行。

舞会已经停下来了。

在昂代斯玛身后过去不远，就是那个水塘，浮萍遮满水面，上面是大树遮着，水塘边上静悄悄的，那不是几个小孩在那里捉青蛙，捉上来慢慢戏弄它们，乐得哇哇大笑吗？刚才那条狗从这里经过，肯定它每天都要在水塘边上喝水；刚刚他还决定买下水塘，据为己有，除他女儿瓦莱丽以外，任何人都禁止来；从此以后，昂代斯玛先生就总是想到水塘边上的这些小孩。

在他四周，突然发出一阵短促而干裂的喀嚓喀嚓声响。有一阵风在森林上空吹拂而过。

“嗨，这么快，”昂代斯玛先生脱口而出，声音很大，“这么快……”

他听到自己在说话，吓了一跳，赶紧闭上嘴。在他四周，森林如层层柔波，整体地向一侧弯曲倾斜。在昂代斯玛先生一生中，这是他今后难得再见到的景象。一片森林一齐朝向一个方向倾侧，整齐划一之中又有差异，树木有高有低因而显出不一致，树木枝柯槎牙轻重不一，倾侧深浅也不一样。